

太陽系起源的新學說

陳 彪

太陽系起源的學說是近代科學中最早被注意的問題之一，也是至今還被公認為最困難的問題之一。

其所以被認為一個問題，是因為太陽系的組成分子中的主要部份(九大行星和它們的衛星)的運動呈現了高度的規律性：它們的軌道差不多在一個平面上；大多數很接近於正圓；它們在軌道上運動的方向絕大多數是一致的；它們自轉的方向和它們在軌道上運行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但是除掉這高度規律性之外，還有許多個別

的不同點，如個別行星衛星的密度、附着行星面上的大氣及其成份、個別衛星的突出的質量和運動狀況，以及彗星、小行星等的存在等。

因此太陽系的特點就在於它的高度的規律性之外，又加上一些特殊現象。任何一個太陽系起源學說，除了要能充份地解釋它的規律以外，還必須同時能夠容許它的許多特殊點之存在。

為了解釋太陽系起源學說的演變起見，引進太陽系中個別單位的一些數據是必要的，我們把它列在下面：

行 星	半 長 軸 (天文單位)	離 心 率	軌道面傾斜度 (質量道夾角)	繞 日 周 期 (以年為單位)	平 均 密 度 (以水為單位)	質 量 (以太陽為單位)	繞日角動量 (任意單位)
水 星	0.387	0.2056	7° 0'.2	0.241	3.73	$1/9.0 \times 10^6$	6.5×10^{-8}
金 星	0.723	0.0068	3° 23'.6	0.615	5.21	$1/4.04 \times 10^5$	2.1×10^{-6}
地 球	1.000	0.0167	—	1.000	5.52	$1/3.29 \times 10^5$	3.0×10^{-6}
火 星	1.524	0.934	1° 51'.0	1.881	3.94	$1/3.09 \times 10^6$	4.0×10^{-7}
木 星	5.203	0.0484	1° 18'.4	11.862	1.34	1/1047.3	2.18×10^{-3}
土 星	9.539	0.0557	2° 29'.4	29.458	0.69	1/3501.6	0.95×10^{-3}
天 王 星	19.182	0.0472	0° 46'.4	84.015	1.36	1/22,870	0.19×10^{-3}
海 王 星	30.057	0.0086	1° 46'.5	164.788	1.32	1/19,310	0.28×10^{-3}
冥 王 星	39.457	0.2485	17° 8'.6	247.697	約 3.5	約 $1/10^6$	約 10^{-6}
太 陽					1.41		1.05×10^{-4}

由這些數據可以看出來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冥王星和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在行星中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別，前者的密度約在 3—6 之間，繞日角動量都很小約在 10^{-6} — 10^{-8} 之間；後者的密度在 0.7—1.5 之間，角動量比較大，在 0.3×10^{-3} — 2.2×10^{-3} 之間，比太陽的轉動角動量 1.05×10^{-4} 還大。單是木星的角動量就比太陽大二十倍左右。這就是說這二組行星在力學上和物理性質上都是截然不同的，我們習慣上稱它們為類地行星和類木行星。類木行星的大角動量是解釋太陽系起源的主要難題之一。行星之中天王星的自

轉軸和它的繞日轉動軸之間的角度達 98° 也是一個特殊現象，其他行星的相當角度都小於 30°。

衛星的軌道有的是非常有規律的，如天王星的衛星系統，也有完全沒有規律的，如海王星系統，其中包括了在質量上突出大的月亮(地球的衛星)，以及半規律化的木星和土星系統。此地所指“規律”乃指一致的衛星軌道平面，它與行星赤道平面的小傾斜度，小離心率和與行星一致的轉動方向等。

太陽系中除了這些行星衛星以外，還有佔據一小部份質量的彗星和小行星，和一些固體小塊

即所謂塵埃。

了解了這些事實以後，我們可以進一步的敘述關於太陽系的起源學說了。

一 康德 (Kant) 和拉普拉斯 (Laplace) 的星雲說

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康德和數學家拉普拉斯根據那時所知道的不完全的太陽系中各個單位數據，主要的是根據它們的運動規律性作了第一個關於太陽系的起源的假說。他們說太陽和太陽系中的行星最初是一個類似中心厚，邊緣薄的圓餅，這一個物質集團由於自身的引力而收縮。由於角動量守恒定律，它最初所具有的微小的角速度在收縮過程中就愈來愈大，終於使在邊緣的物質由轉動而得的離心加速度和中心引力加速度相等，這時一部份物質就有離開本體的趨勢。在收縮愈來愈深入的情形下，就有許多物質在不同的地位和原來的物質主體分離，凝聚而成爲行星，而繼續收縮的主體就成爲太陽。

這一假設在基本上供給了這樣一個觀念，就是太陽系的產生是物質內在的規律發展的必然結果，即是說，只要空間有物質存在，它們就要收縮，聚集而形成太陽系。但在十八、九世紀時代，因爲觀測數據的不完備，基本上不能使這樣一個正確的觀念得到發展，其中主要的，就是物質的物理性質尚不能明確，天文學上能夠觀察到的宇宙還局限在極小部份空間以及各種類型的天體的重要性還沒有被了解的原故。

例如，作爲星雲假說觀測基礎的天空中的暗淡發光體中，有許多是包含億萬顆恒星的河外星雲，有許多是包含數十萬顆恒星的球狀星團，也有許多是星際中的彌漫物質反射星光、或被星光所激發的反射星雲和氣體星雲，在那時都還沒有能被分辨出來。

因此，建築在上述基礎上的假說，就必然會遭到困難。事實上最大困難在於太陽轉動得異常緩慢，完全不能符合上述的角動量的分配。因爲人們發現了，佔有整個太陽系質量百分之九十九的太陽，卻只占有整個太陽系的角動量的百分之二（見上表）。這一現象直接和康德—拉普拉斯假說衝突，若按這一假說應該是佔太陽系總質量百分之九十九的太陽，應具有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的角動量。因此康德—拉普拉斯的假說就不能成立了。

二 唯心的摩耳敦 (Moulton)——張伯倫 (Chamberlain)——秦斯 (Jeans)——捷弗利斯 (Jeffreys)——里特敦 (Lytleton) 的碰撞學說。

在星雲假說遭受了失敗之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就興起了這樣一派學說：他們認爲太陽在過去有一段時間是沒有行星圍繞着的。因爲在它的近旁曾經有一顆質量比太陽大的恒星掠過，在太陽上的物質就由於恒星的潮汐力的緣故拋出了一長條物質。這一條物質因爲恒星的引力作用，得到了比太陽還要大的角動量。它在空間分裂，凝聚成爲現在所見到的行星，這些行星當還沒有凝聚的時候，第一次經過了它的最初軌道的近日點，受了太陽所引起的潮汐力，又復有物質拋出，成爲它們的衛星。這學說因爲借重另外一顆恒星的力量來造成太陽系，所以又稱爲二元學說。

這個學說在它的初期就遇到重重困難。秦斯計算的結果，說明太陽在和恒星接近時必須比現在大許多，至少它的半徑要比木星軌道半徑還大。這就是說，爲了解釋各行星的角動量，有許多行星，如木星、火星、地球、金星、水星等都不能在第一次碰撞時產生，必需有第二、第三次……的碰撞。但是按照地質學上由放射性物質估計的地球的年齡二十億年 (2×10^9 年) 之間，太陽的狀態並沒有起巨大的變化（由天體物理學的結論）。因此在二十億年前，太陽半徑不會有那麼大，甚至於不會有地球軌道半徑那樣大。爲了解釋各大行星的角動量，這一說法是行不通了。

於是捷弗利斯 (Jeffreys) 就更進一步研討恒星與太陽的碰撞方式。他發現恒星與太陽不能作直接碰撞，因爲這樣不會引起物質拋出；也不能作臨界碰撞，因爲那樣碰撞效果太小，不會引出足夠的物質。因此碰撞必須在這二者之間，只有這樣，才能引出有足夠的角動量的物質。他用流體力學的定律作了粗略的數字的計算，證明了這種情形會引出恰好的質量、恰好的行星角動量，以及恰好的太陽角動量的數量級。似乎由於他的這樣計算，太陽系的力學上的角動量的困難就解決了。

但是這一結果，立即就引起了新的疑問。羅素

(H. N. Russell) 指出了它基本的矛盾,就是恒星潮汐力只在它位在距太陽幾倍太陽直徑的遠處才產生足夠的效果。因此,這樣產生的行星最初只能在比這距離還小的範圍內。但是由力學上可以算出,繞日運動的物體的角動量只和它的軌道的正焦弦 (Latus rectum) 有關。在上述情形下產生的行星,絕對不可能得到足夠的角動量,在產生以後的時間內也不會增加到現在所觀測到的數值。

爲了解決這一困難里特敦 (Lyttleton) 說,可以假設太陽最初是個雙星系,外來的恒星和太陽的伴星作了如捷弗里斯所描述的碰撞。他算出來,這種碰撞的許多後果之一是外來的恒星把太陽的伴星帶走了而在太陽附近遺留下一些拋出的物質,這些物質繼續圍繞着太陽,分裂、凝聚而成行星。但里特敦的這唯心假設,引起了更多問題不能得到圓滿解決。這就是現在太陽系起源二元學說的狀況。當然,這一學說還有它的許多變型,但基本上都是小修改,主要的思想方式是一貫的。

這種一貫的思想方式就是否定了太陽系的產生是宇宙中事物變化的必然結果,而把它歸之於極端偶然的巧遇,如同兩個星在空間的接近或碰撞。若使這種碰撞是常常發生的,還勉強可以如此想,但是按照近來恒星天文學對於星的運動、密度等的詳細研究,發現在太陽附近兩個星的接近到能够影響相互在軌道上運動方向改變達 90° 的至多在 10^{15} 年中才發生一次,兩個星接近到可以略微影響它們的運動要 10^{13} 年中才發生一次。按照捷弗里斯的碰撞方式就可以估計爲 10^{14} 年才有一次,假若如太陽這類的恒星的壽命在 10^9 — 10^{10} 年左右 (按現在的理論而言),那麼要有一萬顆星中才有一個太陽系,這是最樂觀的估計。若是按照列突敦的雙星假說,就要更困難了。

這就是碰撞學說最不能使科學工作者滿意的地方。但是恰恰是這一不令科學工作者滿意的地方,供給了宗教家的迷信的說教以表面上“科學”的根據。他們利用了這點,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大肆宣傳神秘的創世說,企圖證明人類社會的由來是多麼的幸運完全是由神的意旨而決定的,因而在人心灌輸了宇宙的最終的不可知論,再進而搖動科學工作者對於探討宇宙的知識的信心。這就是爲什麼這一學說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流傳甚廣,得到不應有的重視的原因。

我們說這一學說是唯心的,其主要的理由就在它的出發點是沒有事實根據的。這一學說的創始和發展基本上是建築在主觀地設想兩個恒星在空中接近、碰撞,不管事實上這種碰撞是不是常見,它是不是必然可以產生類似太陽系式的行星系統。由上面的敘述可見,這一學說一改再改,越改條件越多,可能性越小,最後的結果可以肯定地說是發展到一個建築在空想上的唯心學說。

這一學說除了力學上的錯誤以外,還有物理上的錯誤,這就是物理的研究證明在熾熱如同太陽上分出來的幾千度的物質,不但不會凝聚成爲行星;相反的,它要立刻擴散到空中以分子、原子的狀態存在。

這樣,這一學說就終於被宣告爲不能成立。

三 天體物理學在正確的太陽系起源說中所起的作用

伴隨着上述學說的一步步破產,在天體物理學的範圍內有了一系列的驚人的發現和理論的探討。這些理論和觀測的發現大大地幫助了太陽系問題的討論,最後終將導致這一問題的完全解決。

非常明顯,上述的太陽系起源學說着重在解釋太陽系的運動特點,它的規律和不正常的地方。很少,可以說差不多沒有注意到它的物理性質,即是沒有從行星以及太陽的物理狀態上作詳細的考慮,因此忽略了這一方面所能在太陽系學說中應有的作用。事實上,蘇聯的費森柯夫教授 (Фесенков) 早已在二十年代指出不從這方面去研究,要想得到正確的答案是很困難的。因爲那樣,問題一定看得不全面。也有可能用力學上非常完滿的解釋是完全爲物理狀態所不能容許的。因此,恒星物理以及行星物理的研究必然的要成爲研究太陽系問題的先決條件。

天體物理在過去貢獻了些什麼呢? 第一是星際物質的發現。在空間,除了恒星以外,還有許多不發光的彌漫物質。它們是以原子、分子、固體質點的狀態而存在的。在我們的銀河系中,它們差不多佔有總質量的一半;就是說,一半是發光的恒星,另一半就是彌漫的星際物質。這些物質的發現,促進了星體起源說的研究,給星體的來源以物質的基礎。第二是在靠近太陽的恒星中,發現了有質量大約在木星幾倍左右的不發光的天體。這就

證明了行星系的存在可以說是相當普遍，徹底打破了行星系是非常稀少的說法。在這一工作蘇聯天文工作者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蘇聯天文學者阿姆巴楚米揚（Амбарцумян）的星協的發現，證明了恒星是在現在還繼續在產生出來。第四，發現了宇宙中不論恒星、星際物質、行星的化學組成大體一致。天體物理學在理論上還創立了下列重要的結果：——第一，證實了白矮星和行星是屬同一物理狀態的兩支的天體，因此在基本上是一致的東西。僅僅因為質量的不同所以才產生了差異。因為白矮星是發光的天體，這就證實了行星和恒星本質上是同一現象的不同階段的表現。第二，研究了一些如何由星際物質的聚集成為星體的條件。其中首要的是證明了除了在光亮的B型星附近極短的距離以外，星際物質的運動溫度（kinetic temperature）是很低的，極便於除氫氮以外的原子的凝聚。第三，星體構造和星能產生方式的學說更進一步地確定了恒星的年齡，質光定律的發現也肯定了行星和恒星的性質是相近的。

在這樣一個異常豐富的觀測基礎和理論研究之上，健全的行星起源學說必然會產生。

最近在蘇聯科學界所引起熱烈的辯論，就是為了太陽系起源的問題。這熱烈的辯論進一步地說明了距離完全解決這一問題已經不遠了。

四 施密特（Шмидт）的學說和費森柯夫（Фесенков）的意見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計算	0.38	0.67	1.04	1.49
觀測	0.38	0.72	1.00	1.52

$$\Delta \sqrt{R} = 0.20$$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計算	5.20	10.8	18.3	27.9	39.4
觀測	5.20	9.5	19.2	30.1	39.5

$$\Delta \sqrt{R} = 1.00$$

各行星自轉周期P為也可以從下公式計算出

$$P = C \frac{r^2}{m^{2/3} \sqrt{R}}$$

其中m為行星質量，R為行星軌道半徑，r為行星半徑。從這一公式所算出結果除木星土星稍差外，其餘統很符合。

施密特又按照他的假設計算了實際太陽系的邊緣，證明了它大約在其王星半徑的兩倍左右，在這距離之外，再沒有大質量行星的存在了。施密特理論的優點在於它是凝聚學說，所以能够充份容許少數例外的情形。不像泰斯等的學說之不能容

施密特的學說大體是這樣：太陽在星際物質充斥的空間運動，有很多機會穿入固體質點密集的地方。從這裏太陽就俘獲了許多的星際物質，主要的是固體質點。在俘獲之後這些質點由於它們原有的角動量，在太陽附近聚集、轉動。這些物質因此就在太陽周邊形成一個旋轉的空心餅狀集團。在靠近太陽的地區，一部份物質落入太陽，因此不能形成大行星，另一方面，較輕的物質被太陽光壓和熱力排出。所以靠近太陽地方所凝結的行星的密度大些，這就是類地行星。距太陽較遠的就形成了大行星，但密度却要小些。這樣一個學說，差不多解釋了太陽系所具有的運動和組織特點。

太陽的緩慢轉動就是由原先被太陽所俘獲靠近太陽的固體落入太陽而產生。假設落入太陽的固體質點的質量介乎全部行星質量和所有類地行星質量之間，那麼所傳給太陽自轉的角速度正是二十五天左右（與觀測數字相近），而且太陽轉動軸的方向也很符合實際，在這情形下行星角動量之大小不同自然可以容許的了。

另一方面這一學說還解釋了行星距日遠近的分配律。由計算知道若從上述假設出發，每單位質量的角動量是要按算術級數而增加的。因為行星角動量是按軌道的半徑R的平方根而變化，所以行星的 $\sqrt{R}$ 要按算術級數增加。若把類地行星和類木行星分成兩類，那麼，可以由角動量計算出來，各行星的距日平均距離如下，得到與實際非常符合的結果：

許例外情事發生。

這一理論的基本影響在於它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行星形成觀念，使得一貫被認為由熱凝冷的地球構造學說來一個徹底的改變。照這學說地球應該是由冷而熱，而後再冷下去，因此這一理論的成山學說就在基本上和以往的學說不同了。

但是施密特的理論在恒星或太陽之能够捕獲許多星際物質這一點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條件的。如所周知，原來在太陽引力場內作雙曲綫運動的質點假若不經過外力的影響，是不能改變成為繞日的橢圓軌道的。因此太陽捕獲星際物質也必定

要有外力的影響。施密特提出的幾種影響是：(1)附近的恒星；(2)星際固體質點的相互碰撞等。這些特殊條件正是施密特理論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雖然如此，這一理論已把太陽系起源學說的問題提到一個完全新的基礎上來了。它在量的基礎上解釋了許多太陽系中有規律的現象，但同時又容許了許多例外，差不多完全解決了太陽系中的運動特點，因此除了繞日的瀰漫物質的來源以外，我們應該認為這一理論在基本上是開闢了正確的方向的。我們說這一理論是唯物的，其原因在於它是從實際見到的瀰漫物質出發，詳細地分析了太陽系的力學特點而在它的運動的規律中得到充分驗證，因此不能不導致結論，即太陽系的產生是事物發展的結果，不是任何偶合和巧遇。

但是正是因為這一理論僅僅注意到了行星系統的運動特點，並沒有注意到這一問題的天體物理方面的含義，僅僅吸取了天體物理工作中星際物質存在，以及天文學者研究過了它們性質的結果，並沒有廣泛地注意到在天體物理學中對於太陽、雙星等方面的具有深刻意義的演化討論所得到的成就，以及這些成就對於行星形成的影響，因此就不自覺地把太陽系的演化問題和太陽、恒星、雙星等的演化問題分離起來，所以才在繞日的星際物質的來源問題上和天體物理學的結果發生了矛盾。換一句話說，施密特理論是正確的太陽系起源說的下半部中的一部份，但它是最重要的一部份，因為這一起源問題以前之所以失敗，最嚴重的原因正是施密特理論所解釋了的運動的規律。施密特理論在天體物理方面的不健全的地方，正是蘇聯有一部份天文學者對於這理論不滿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這理論的成就和它的缺陷並沒有構成不能調和的、敵對的矛盾；相反的，成就在這一面（運動規律）缺陷在那一面（物理問題），補足了缺陷，正是提高了成就，並不是推翻了已有的成就，事實上，正確的成就是推翻不了的。

費森柯夫教授對於施密特院士的理論的最大批評就在於它忽視了天體物理中許多事實。這些事實是：(1)太陽中元素（除氫、氦外）的豐富度和地球一致，並且其同位素(isotope)的比例也一致；(2)太陽與行星的年齡相近；(3)星的輻射強度主要的依靠中心溫度，中心溫度隨質量的大小而高低，所以恒星和行星基本上並沒有不同，主要

的不同在於質量多寡；(4)太陽發射光和物質，所以它的演化是質量漸減的；但是施密特理論却說有物質落入太陽，豈不成了太陽的演化是質量漸增的了嗎？(5)太陽俘獲星際物質的可能性很小。

因此費森柯夫教授認為施密特的俘獲說不能和上述事實協調的（要太陽和行星先存在了才能俘獲星際物質。所以他說行星應是由恒星分出去的。）費森柯夫曾經做過許多工作，得出許多重要結果，如他發現按照質光定律算出太陽由轉速很快的恒星逐漸拋出物質而使自己轉速逐漸變慢是可能的。而且由隕石的情形看來，隕石都是顯示曾達很高溫度的物質。因此他說在太陽附近的構成行星的固體質點，一定是由太陽分出去的；行星也一定是由太陽分出去的。

但是由以前所述的天體物理的成就看來，太陽也可由星際物質構成的。所以它在組成、年齡方面和行星是差不了許多，它們在這些物理特點上是可以一致的，並不能因此而斷言行星非得由恒星分出去才行。對於第四點，太陽儘可以一面發光，拋出物質，同時物質也可以由外面落於太陽之上二者並沒有衝突。

五 結 論

以上所述就是太陽系起源學說過去和現在的狀況。從此可以見到兩種迥然不同的學說在爭鬥着，一種就是主觀地憑空假想把一種偶發的事件作為太陽系的起源，不論這種偶發事件是不是常見，甚至於有沒有可能。這就是秦斯一派的碰撞學說或是二元論。它在科學理論上的不健全並不足以影響它之被有目的地利用作為某些集團在思想上麻醉大眾的武器。在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裏，他們是有計劃地在扶植那些引導到宇宙的最終不可知論的唯心說法，其中最為顯著的例子就是天文學上的演化問題和遺傳學上的摩根學派的唯心說法。

事實證明建立在唯心思想體系中的“科學”終將導致自己的毀滅。科學本身的規律是一定走向一種發展的、演變的、進化的思想，而只有在這種思想的啓發下，科學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實際的例子就是上述的施密特學說。雖然它還有不健全的地方，但是這些都不是如同秦斯一派理論一樣

會有致命的矛盾。它的缺陷是不完備的缺陷，不是錯誤。只要補足了缺陷，就能完備。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裏曾經說過康德星雲學說“弄清楚了地球和太陽系是在時間行程中形成的……他的發現包含着將來進步的胚胎”。近代的天文學工作者解決了康德——拉普拉斯學說中存

在的最大難題，即是太陽系中角動量的分佈。施密特學說建築在康德——拉普拉斯學說之上，但是在好幾方面已經大大的改進了。雖然還存在着若干矛盾，但天文學更嚴密的觀測和唯物辯證法的運用不難把這存在的矛盾統一起來，打倒一切唯心派的謬論，而使真理得到最後勝利。

郭沫若致電世界和平理事會控訴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主席郭沫若2月25日曾致電世界和平理事會約里奧一居里主席，控訴美國侵略者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的滔天罪行，呼籲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動員起來制止這種屠殺罪行，並維護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禁止使用大規模殺人武器的莊嚴決議。世界和平理事會秘書長拉斐德先生3月1日覆電，謂已將郭沫若主席控訴電文轉交約里奧一居里主席，請他發表，並轉交世界和平理事會全體理事及各國和平委員會。原電及覆電電文如下：

布拉格

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約里奧一居里先生：

滅絕人性的美國侵略軍已在朝鮮不顧一切地公開進行了大規模的細菌戰。自本年1月23日到2月17日，美國侵略軍竟以軍用飛機連續在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前綫陣地和後方大批地散佈各類含有鼠疫、霍亂、傷寒及其他傳染病菌的昆蟲，企圖大量屠殺朝鮮和平居民和中朝人民的武裝力量。

這種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已激起了中朝廣大人民無比的憤怒和激動。它嚴重地破壞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華沙會議代表全世界人民的意志所製定的禁止使用細菌、化學及一切大規模屠殺武器的決議，也嚴重地破壞了一切禁止使用細菌武器的國際公法和公約。任何愛好和平、稍有理性、稍具人類同情心的人都是絕對不能容忍和坐視的。我代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對美國侵略者這種嚴重破壞國際公法、向人類文明和正義瘋狂進攻的滅絕人性的殘暴罪行，提出嚴重抗議。

舉世週知，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侵略者就蒙養大批日本細菌戰犯、秘密研究和製造各種細菌武器。最近並曾不斷地以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被俘人員及朝鮮和平居民作細菌武器的實驗品。今天美國侵略者一面正無理地阻撓和拖延朝鮮停戰談判，一面竟公然發動了大規模的細菌戰。這已完全暴露了美國侵略者正企圖延長並擴大朝鮮戰爭，以準備發動另一次世界大戰的罪惡陰謀。因此，美國侵略者在朝鮮的滔天罪行已不單是對朝鮮和平居民和中朝人民武裝力量的屠殺，它並且是對全世界和平與全人類安全的重大威脅。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應當認清：美國侵略者是世界和平與人類正義的最危險的敵人。我堅決相信這種與世界和平與人類安全為敵的屠殺罪行，必將遭受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堅決反對，亦必將遭受中朝人民粉碎性的打擊。

現在我代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向世界和平理事會和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對美國侵略者這種屠殺罪行提出正義的控訴：為了維護世界和平與人類的安全，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應該動員起來，制止美國侵略者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的滔天罪行，要求美國政府立即停止其在朝鮮停戰談判中所使用的拖延戰術，以便停戰談判能夠順利地達成協議。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絕不容許美國侵略者肆無忌憚地使用細菌武器，擴大朝鮮戰爭，破壞世界和平。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及世界和平理事會的禁止使用大規模殺人武器的莊嚴決議，必將為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偉大力量所維護。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主席 郭沫若

1952年2月25日北京

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郭沫若主席：

我已把您的電報轉交約里奧一居里主席，請他發表，我又把原文轉交世界和平理事會全體理事及各國和平委員會。

約翰·拉斐德

3月1日21時於布拉格

（新華社新聞稿3月5日）